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蠛蠓集 目錄 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舉人臣查浩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蛾𧕚集目録　　別集類五　明

樂府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五言律詩

七言律詩

五言絶句

七言絶句

臣等謹案蟻蠓集五卷明盧柟撰柟字少楩

濬縣人太學生負才忤縣令令誣以殺人榜
掠論死淹繫數年臨清謝榛走京師為稱寃
適縣令已罷平湖陸光祖代之乃平反其獄
得不死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集為嘉靖癸
夘柟所自編凡雜文二卷賦一卷詩二卷前
有自序稱蠛蠓者醯雞也取其潔於自奉介
於自守不如蚊蚋之侵擾彊嘬又以事繫獄
類蠛蠓之阨蕪吭羅蛛網振其音而嗜嗜者

故以名集史稱其騷賦最為王世貞所稱詩亦豪放如其為人今觀其集雖生當嘉隆之間王李之焰方熾而一意往還真氣坌涌絕不染鉤棘塗飾之習蓋其人光明磊落藐玩一時不與七子爭聲名故亦不隨七子學步趨然而榛救之世貞稱之柄反以是重於世亦可謂毅然自立無所依附者矣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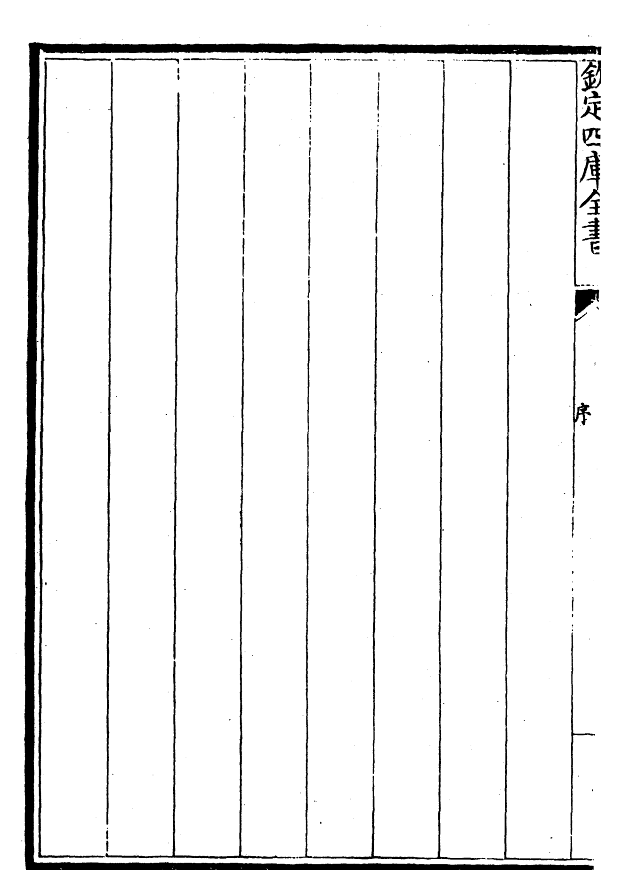
總校官臣陸費墀

蠛蠓集自序

蠛蠓者何醯雞也集何以謂之醯雞郭璞謂醯雞細質喜羣飛亦蚊蚋屬也夫蚊蚋貪哺嗜臭敗逐溷厠嘬咀人一障惡之醯雞則入室窔奧幸於發甑歠糟糒而甘芳酸飛則叢甍止不渝啖此非潔於自奉而介於自守者與其於蚊蚋侵穢殭噉者為何如此其蠛蠓也夫而柟質戇憨材駑託跡兩間猶夫葉之於林盃之於海也竊居蓬茨藜藿彌年無薦紳先生之交毦牧侯伯之遇舉

則一丘言則自偶此夫人之蟣蠓哉嘉靖壬寅柟以事繫獄貫三木圜陰室待國家典刑發憤抒懐間有微詞輒不敢令人見反復諷誦尋痛恧而焚毀之夫蟣蠓之隘燕吭罹蛛網振其音而喑喑者何以異此是猶類之至也夫蚊蚋狡汗柟所弗屑蟣蠓雖微柟不敢自外焉視其類也嗟嘑鷹化而鳩雉流而蜃腐草而螢黿鼉魚鱉皆有化若蟣蠓槁死盆罍吾獨不知其化者何也此豈造物篤於億類而嗇於蟣蠓也邪因撫録舊作并獄

藳文若干首騷賦若干首雜體詩若干首搆成幾卷命其集曰蛾蠓𥫗嘉靖癸卯春三月朔六日黎陽盧枏撰



蠛蠓集卷一

明　盧柟　撰

書

上魏安峯明府辯寃書

古者大夫士志行不通於上則盡於書以列其情要其最顯者則李斯盡秦蘇秦鄒衍田需張儀盡六國司馬相如卜式鼂錯徐樂枚乘主父偃盡漢韓愈柳子厚張

籍李翺盡唐司馬光王安石蘇洵軾轍歐陽修盡宋雜游說兼道藝窮於布衣側微之辭而後下之人得以抒其慮上之人感切於諷直之説於以納其忠而弗之罪焉則夫書之宣上下通貴賤也於古有是夫雖然幸而處常徵諸言載之書可以達天子不幸而值變身桎梏之刑待鈇鉞之誅徒嘔心血筆而書之不足以達士庶人何者彼其天壤之相違居養之相異囊首赭衣之徒固不足以動人之耳目也今天下公卿士大夫自宰相

而下與天子持議論相可否乘朱輪而揷貂蟬紆金紫而懷珠玉執天地之符而力侔造化者固不為少也而枏含寃幽室關鍵口舌不敢延頸而一鳴者何也伏枷鎖罹重法厠穢弗潔之囚誠不敢輙以書通竊又懼夫上之人不肯戢威霽顔傾耳一聽死亡者之論徒速血肉糜骨之禍爾夫鳥極則厲嗚獸極則走挺人窮則歸本嘑天命之哀也於枏已甚安得不頓走狂嘑祈霖雨救塗炭冐死一言於執事哉夫枏世家業農幼而讀書

循章句以諸生受胡氏春秋餟屈宋之糟游司馬氏之濱窺覘跡於揚雄諸子之垣然志行狂簡言多激越時時取釁厲為世人譏誚庚子歳二月中枏傭工人王隆左手病瘡甚枏謂隆曰汝之病殆不可事事給汝直復若業何如隆曰諾請以張杲彊幹而多力者代僕枏曰然汝行遂歴試張杲為傭奴六月二十一日杲盗場麥枏聞之以畀司里杲遁宿孫潔場中食守場人李現麪一缶明日枏赴訴縣伊家乘大雨排房塌撲死旦日杲母

魏氏駕訟邑侯蔣公曰盧枏毆伊男卒七月初五日蔣
公發閲杲屍則上齒闕者六左脛裂凡可以致死者無
不毒傷夫齒闕則食難脛裂則行委自枏場至孫潔場
逴一里遠而彼走且食此其齒與脛果得有恙否也齒
脛俱無恙然且而闕而折果孰為之耶當是時枏具大
刑對思不知所出蔣公亦不問杲體徧傷故廹拷掠數
百自朝至日昃與法具伍嗚呼枏以柔脆之膚而犯堅
虐之刑彼且何情而不嚙予骨肉而枏非金石之固亦

安能久於抗對也苟疾痛有間雖赤族之禍然且不恤矣是月二十七日柟先母哭柟於野有婦人而持母曰母哀我張杲姊也我父杲叔實知杲死雨頹房壁壓焉杲叔張昇又謂柟父曰杲之死也甚微而難言父窮之曰吳章者杲外叔魏氏與章淫禁章不得娶而居其室杲之死夫二人者圖之房壁頹壓非特霖雨使然也鄉昔齒鬮脛裂徧身毒傷者於茲可徵焉先人以姦慝之跡隱而具房撲之情於廵按樊公准辯飭大名勘問未

及而按臨會審樊公謂在庭諸公曰王隆者盧枏雇工人也按文附致張杲作王隆傭人隆且為人傭張杲為傭人之傭耶夫王隆無恒產為盧枏業農即令張杲為若傭當業誰之農乎使杲果為隆傭則杲當在王隆場安得來盧枏場盜若麥耶且杲所撲麥盧枏之麥所飲食盧枏之饋獨傭為王隆之傭名實眩矣法宜開蔣公不然樊公曰凡士師可以生殺人有天子律令在律可殺吾不敢生律可生吾不敢死玆所議盧枏同諸君奉

天子律令爾我何敢私且魏氏原告詞謂盧柟令雇工人王隆覓張杲郭勇與柟傭工矣夫王隆一人爾果覓工自代即當傭一人又安得雇張杲郭勇二人代一人耶況盧柟當時嘗給郭勇雇直錢勇既為王隆兼雇盧柟又安得給無謂錢與王隆所傭人耶今不幸事變杲死遂作王隆傭人設使勇亦死則勇即作王隆雇工而盧柟不得謂勇為雇工矣法宜開蔣公語塞少間進曰盧柟既逭死請罰穀一千石破若家何如樊公默然蔣

公趨翼進將言憲副張公目蔣公退同知崔公履推府朱公之跗朱公肘真定理刑趙公謂蔣公曰是不可死先生何苦扼人蔣公稍就位樊公指柟原法曰彼罪參既若是而蔣令寘之死予當柰法何僉曰稱律令於是下柟大名守什公飭滑縣劉公覆勘劉公者又蔣之同年生最舊執也相持詞議定而後出謂房撲為妄告擬柟以家長毆雇工人至死應徒律量罰穀千石其傍引鯨鯢兗噬之惡無損於蔣公焉以呈察院二十年正月

內詳允發諸犯的決贖罪暨柟各寧業所議穀千石直
以為非法令免惟皁隸李祿未請官照出亦擬不應詳
代樊公巡按殷公允其詳而獄由是勦矣柟居家未踰
旬而先人終距六十日而先母卒踰年而兩子死一女
亡夫柟出獄瘡痍未洒即繼之以天崩地潰之變而動
其心膂之慘奈何天命窘極若是哉先是蔣公董獄當
死刑者五人曰盧柟曰袁濟曰馬氏曰吕敖曰侯宗儒
然皆冤誣而無實以故獄詞雖備而率不服是故樊公

首貸柟薄其罪暨殷公按郡則四人者咸稱冤蔣公懼諸公救之以柟為口實解殷公問蔣公曰盧柟何如蔣公具疏進復組織柟死若昔之語樊公者益誣由是殷公釋袁濟馬氏而復問呂敎傒宗儒尋亦開去獨執柟於喪械送大名守張公公知柟之冤哀隱悼惜之不足而議柟抵死此固因察院之成命非張公好殺之本心也明年柟奏辯復行張公問得其情供張杲實柟傭人而仍以原擬若曰仍原擬則法不病作傭人則不沒其

實而典刑緩且歸柄於察院也是年翁公按臨弗原明年柟復奏辯行張公時廵按胡公會審而張公前吏部郎中通判吳公前吏科都給事中推府李公悉直柟爲誣胡公執先定之辭據紙獨與柟對仇而佐証卒不及一詞及柟稱冤出憲副喬公作而言曰是情實可矜胡公曰此卒不可殺終當與其因同例減死爾姑待仍擬張公退而歎曰諸公哀枉非不力救然所能者人也其所不能者天也於是悉取諸逮事者徵問前卷傍引鯨

鯢兕噬之惡嘗笞其六十七十者皆虛僞無驗正去之獨張杲寀如胡公議於戲𥬇內省由齠齔之年以及今繫獄之日𥬇始讀書不過為狂瞽之文瀆君子視聽未嘗附會官府行無賴作捂克又素惡商賈行坐之事於市井挾劒雄酒豪俠之徒固未嘗啣盃酒接慇懃同濟凶淫之惡慢長老而忤王法也獨好倜儻恢曠之行嗜殊調好觀古人竒節然未敢踰大閑為名教罪人府縣無告訐之辭而六曹無文劵之驗夫所謂恃豪放恣險

惡憑陵暴横於一時彼濬人固寛厚有容者亦安能甘蹈患害上下無一詞發擿必待張杲之獄而後暴白哉且張公決獄明公而少貸使枏果負大惡如前卷云云則亦安肯薄正而去之俾文案不符於察院會審又何為汲汲鮮暴令枏無死若是哉夫前卷錮獄扃之以紙若鎔金鐵之精貫重關之鍵而牢不可破幸而巡按樊公開示覼縷動引天子律令平反是非一人之私恩得以桼典刑而掩日月也且枏應擬徒罪贖穀四十五石

而倉有收也魏氏領葬杲屍有狀也柟領杲原貯庫所盜麥并袋有案也夫李禄詳所載皆柟已開原跡二十年四月內殷公允之有徵也是皆藏諸司吏有考也柟寧業居喪一年是亦齊民矣固非逸刑掣鎖之徒越有司而警方牧之人也讐家無告佐見無告公正之民無告攻發陰私狡猾懷悍之徒俱無告夫執柟時去允之之詳日期然且八月遠矣然而察院至是復悔其允曰盧柟招詳朦朧收寘之死夫招詳果朦朧耶前李禄招

詳何不駁勘果非朦朧耶顧復執柟抵法由是言之前後翻攝多失其據而柟安得無寃誣於其中哉始柟為諸公原宥前已歷陳惡有察院之嚴諸公之明而為是朦朧招詳哉惡有市井輿情之地而柟敢以招詳朦朧居之哉惡有三代直道之民容是招詳朦朧之人油油然處之而無所異哉昔有好生者贖狐兎麋鹿而放諸郊獵者邀之則急走狂嘷以求其死嗟夫人放禽獸猶不忍邀今樊公既放柟於野人又從而招之得非憂物

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與夫張杲一人也在前卷為王隆雇工樊公為盧枏雇工殷公復作王隆雇工及枏奏辯張公詢得其情仍作盧枏雇工而翁公復改作王隆雇工夫古天吏殺人也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信矣而未敢也然猶察之見可殺焉而後殺之今枏之獄朝一人曰可殺暮一人曰否暮一人曰可殺朝一人曰否夫所謂可否者繞一人之辭耳設使執政舍己之見平其心氣推

而問諸左右諸大夫國人則其可否豈特一人朝暮所謂哉雖然可否無定者謂之疑獄王制曰疑獄汜詢衆議赦之又曰附從輕赦從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夫古之聖人思其心未嘗殺人因民遠善而邇惡故著為法令以馭之夫刑凶器也擅意快殺者入人易深而聖人有憂焉於是垂法於經若易之解曰雷雨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臯陶之戒舜曰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哉我明太祖創制立刑於律首為横圖薄刑具著大誥減等又五年勅刑部恤刑於疑而可矜者察小大之比以宥之此其仁民好生之意與王制易書周官之法相流通今枏無辜之獄非止於疑而已也何獨不被聖王赦宥欽恤之仁罹此網羅繩鉗之厲哉夫察院諸公堅不原問是非不知枏為冤抑真以為死而殺之也葢譖禍既成每執政出都仇者從而攻之而枏名曰監生訊者謂枏非豪右則守錢虜子爾葢不知枏以中民

之産積獄數年悉貿費無餘而先人二柩暴於人野場中寡妻無嗣託食於親厚故人已閱二載矣艱苦萬倍不能一宣上卒以虞涉之嫌而下無觧縣之日此大道之公不行於一夫而柟飲恨待斃所以積淹於獄也夫孰肯正明王之法忘小嫌之私挺巳抗救於汩没無報之人哉昔者柟歴大名府獄濬獄元城獄會諸觧繫徒録逺六七百里近比各府州縣獄其弊無大相逺而莫以明是故敉訟之政荒圜土之教衰雖使蘇公名伯日

訊於庭於國家基本萬一無所裨益焉請詳言之夫三代而下禮樂教化之不行凡可以驅天下之勢者畏而已矣是故上而畏天子下而畏方伯連帥其次畏府州縣牧之諸侯其次畏皂役羣小夫畏天子則天下治畏方伯連帥則方嶽平畏府州縣牧之諸侯則丘井安畏皂役羣小則民無所措手足而寃苦病夫獄物之深窖者也周禮大司寇用獄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獄各施執事以明刑耻之令之治獄則不然晝則聯紲而居

拳桎而食呻吟悲號相靡於棘垣之下入夜則足連縶項重鉗肢脇受縛三麋髮引層閑之半筋脉急張血肉反攻而疾痛不勝嘷守者撫之弗聽則搒楚有加矣將死一人預以病嘗之有司有司曰可從而殺之曰某官殺汝也非我也夫死者未病而嘗有司以病者何也曰殺之憸一名憸之故有五凡無賄而通者殺多餉不分者殺記守者之過殺為富者復讐殺見利弗予者殺夫官有察吏有稽彼恣殺而弗顧然且不覺者有故也未

殺譖溢惡之言於吏既殺示顓柄之威於囚囚懼無漏言吏忌無貫政是故恣殺之計行有司弗覺矣由是待罪之民輕天子而弗畏輕方伯連帥而弗畏輕府州縣牧之諸侯而弗畏唯皂役羣小是畏嗟乎天子方伯連帥府州縣牧之諸侯所以治皂役羣小也於其治皂役羣小者弗之畏顧畏其所治者則是驅天下之勢不在乎上在於皂役羣小也由是百姓無所措手足而寃苦病府州縣牧諸侯之政盭而丘井危方伯連帥之令壅

而方嶽蔽天子擁虛器於上而禮樂征伐不行於下則天下壞亂不可救矣雖然柟聞之君子曰有治人無治法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是故商君治酷而民尚急文帝好寛而諸吏多長者今執事治濬兩河雞犬之民不下十萬户而囹圄無人執事好生之德可知矣是故吏禁之屬無夙弊如前所陳者是非彼能無私心人讀書而體臯陶之德也良由執事寛仁之政流通於濬彼自不敢為酷民爾或曰獄重地

宜謹嚴汝負大辠而云云若是將有以自觧與夫柎聞古之賢者不幸善居獄而速死之弊有三君子不由焉忘盜賊之分雜卑汙之行喪其所有而日與囚化者命之曰淆獄乘隙竊免亡其身以及其親命之曰逭獄刼天典蔑王法拿挺决出自分必死鬬城守而殺禁戒命之曰叛獄嗟乎善人不入獄夫獄所以待小人也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久獄不知命焉乃今不能控訴自明復為淆獄逭獄叛獄蹈速死之弊悲哉甚矣

吾之自惑也昔君子黄霸在獄授經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故李固杜喬孔文舉蔡邕皆世之大儒卒以獄死然君子之名懸於霄漢矣柟志疎而才狹視古人若丘蛭之目龜螭鼋鼉龖也乃竊嗜好為文賦數百篇詩幾千數十百首雖不足傳苟得遠脫桎梏而好事者或取焉奈何不以古人自附而同流俗於淆獄逭獄叛獄速死之輩哉昔先人治土地若干畝自柟下理後悉責之豪家而約劑者又竊與之通弊減畝數私價直凡先人諸

故物無不私市於人甚則拆房室伐樹木鄉人無賴效之一切施其不法又徙役甚煩枏以貧窶得羣里長窘辱夫枏待死罪無兄弟子嗣之續即有井臼婦彼獨宴處閨闥不過一書生妻爾又焉能知庶務應外事與豪詰崛彊之徒相抗辱哉往年執事均賦枏以中上裒下又諸差役悉憫痛省覆此非執事知枏貧苦如上所云又安得霖雨之澤霈然若是哉噫嘻枏事已矣唯獄中無他事舍勞思愁苦之外則讀書日明於道少延旦

夕之命為死所爾若為枬申究枉之情觧塗炭之甾覆枬之妻女毋為鄉里暴客之資為版籍窮民此執事之恩也當道之責也枬何敢預焉伏唯執事裁察

答王鳳洲郎中書

七月初七日本縣遣使捧檄齎牛酒腆禮并翰教遺枬家枬唯皇風既遠光氣載竭箕頴之後世絶幽響故雖兩漢玄纁蒼璧時加丘壑而大名之士往往賈揭取誚後世易曰束帛戔戔賁於丘園丘園之美何可易言也

柟槁骫之餘已蒙大君子渥澤復起為人今又施曠代之典於胥靡之民叨天之秩竊地之懿回惶中惑實益厚顏比又讀執事所喻鸞龍奮鬱五綵炫爛飄飄然若凌風御虛絕無纖壒回視寰中蠛蠓語真若竊帝壤以埋洪水幾何不僨且潰也執事邁天人之英操宗匠之器與李于鱗宗子相諸公雄據虎視掎獵中原即令揚馬應劉接軫橫騖未嘗不喪精奪氣偃伏旗鼓也柟方卷舌脅息擸投不暇若執事云云何敢僭預獨所懇者

柟素嘗歷諸郡邑多誣枉如柟文致不可反者甚多執事銜上命察究抑拯救焚溺於斯人獨無加意乎哉記日附從輕赦從重唯執事念之鄙作詩賦謹裝六冊呈上拙文數卷未及繕完容嗣班文幕適聞旌斾告速而柟又有秣陵之行故耳秋霽方採藜藿併食偃臥無俟多談柟又頓首頓首

上李東嵎推府書

柟不佞不能奉先王之教違孔子之訓以奸時王之典

逮繫濬獄三年迷惑頓踣殊苦萬狀寃頸縮喙不敢長
鳴而自陳此非堯舜兼濟之病天地之大遺於果蠃螟
蛉纖芥之細也抑枏自察材質卑微朴揬囊木之間恐
不能盡白枏之所以待罪之理又不足感執事推亮憫
裁之化賈山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執事之威甚
於雷霆震悚惕厲萬不獲巳畧抒固陋没死上干幸加
惠憐聽埀察焉枏聞春秋之義自誅討亂賊禁蠻夷猾
夏之階特以復讐為重復讐之義非尋常世俗簞食豆

羹之怒詈罵睚眦之怨瞋目按劒曼胡血纓命氣相高也孔子曰父母之讎寢苫枕戈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檀弓曰喪不慮居毀不危身曰毀不危身為無後也非謂食美衣錦察音樂之比長大子孫樂妻孥以供宴安也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曰否立孫重嫡子之建延宗廟血食之祀綿本始之義爾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仁者踐誼勇者不必死節智者不汨名若徒効小

廉死小恥快一劒之奮行弗顧後令聞廣譽不加於天下滅父母之稱此匹夫自縊於溝壑之事少有遠慮圖大者不為矣詩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夫寘身犴狴之中狹聖鑑之卜從一死不返之諒孝子不為也曩者栲犬豕之質寡聞道之資觸司冦之刑囚幽圜室之内先人赴訴御史臺下聽之問諸監司曰免問諸守令曰免問諸讐正曰免夫然後稱律令出栲於死没之編氓之籍越明年結獄始歸侍先人寢食

几杖先人又不留家居適淇門別業入暮夜而盜賊興矣鉏耰登之大屋干戈擾於坳塘白刃之鋒耆於平樓先人縣繩及堞隊則賊藉之戟鋋伺之鉤鏦一夫内噑羣響沸應絶雞犬振簷瓦先人以七十之年降而蘇登者三杪乃氣力疲僨謂庶母曰孤兒始脫患難我有長苦積恨於異日者不得與之語乃令父子不相見天虖命也賊薄滋益甚請幣不可請貨不可請降自分裁不可賊突登戕先人沒悲夫誰能無父而死何先人令其

子不忍言之若是也時告諸縣邑賊已出境有懷慶為之穴陽武為之墟封丘延津大河之曲為之堂隩烏合蟻聚之衆斬木揭干大呼於淇衛之郊時蔣公涖政不肯發一夫掣白挺以逐之枏家貧新禍又無財賄雇熊羆之士誰肯不待教命為枏出死力窮誅越人之冦哉即有鄉曲之民哀枏無告者捕之纔得蜂蠆於積閭奇㧑之間封豕虺蛇凶噬之惡固已投跡草木依山澤肆然無忌而誰何郡縣矣枏輿求父屍歸之寢則官府有

憎惡之不祥城守有捍拒之嚴陳哀暴棺於郭門之垤猶及今未成葬也當是時夫豈不能告諸天子請諸方伯連帥也然多狼顧之患懼滅門之禍其事本末未易明此所以沒齒關口而不敢言唯我執事明睿遠照深察而悉之者也願執事熟思加痛少裁焉是年先母悼先人之故垂白髮哭泣不飲食距父亾六十日亦殞柟奉二柩袒括銜哀皇皇焉如有求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得也杜門餟粥守先王之制嘗膽譔謀雪先人之恥不

知察院復按前事移檄復收柟矣由是司里授鎻城旦
詰門尹貳縶其妻義勇蝎夫圍其宮執柟苫塊之上械
送大名張公勘問不即寘之死刑之若不能舉也哀隱
嗟嘆之不足三月而後成獄竄窺造化之私少之得其
當以處柟爾卒乃不得執政旨趣擬之大辟柟信知非
張公本意雖九死猶不足報張公深恩也夫柟有二小
弱子託宗祀之寄未及而長子殤越數旬而次子為無
服之殤夫殤下葬以夏后之堲周無服葬以有虞氏之

瓦棺也柟因繫不能與二子永訣覆用蘆槀孔子曰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葢不棄為埋狗也由是言之二子之葬視不如狗馬矣昔者延陵季子適齊反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還其封號之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聖賢值事變猶不能忘情骨肉兾其魂之隨已以終父子顯幽無間之義悲夫古之君子皆然何柟獨於其子生死不相知若是哉書曰廸惟前人光施於我冲子柟承前人之光無冲子之繼又何

施焉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且長没何孫之能貽也夫枏受木索嬰金鐵坐屏室之中無日月之明忘晦朔之變腥臭觸九竅死屍參肢體稍鮮縹紲伏棘巖之下蟣蝨如流結髮如約肌理不餘胼謬紛紜之皮搔之如雪下夜則檻柵交軋枕股之會鼠嘯於顱婦嚙於承權百足岐翹之蟲歡愉游戲於肘腋之間少有關便則守禦者禁之曰嗷吒而搒楚交施於骹骬之上矣昔絳侯下廷尉曰吾嘗從楚軍百萬而心未能動殊不若見

獄吏之已甚絛侯坐收不食嘔血數日死顧枏鄉里委巷之陋繩樞之士而𣆶細之人也視此安得不寒心哉枏聞太史公曰砥行立名之士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理色其次關三木被箠楚受辱昔湯讓天下於涓子涓子弗之潔也負石入水死伯夷思與鄉人處其冠不正去之若將浼於塗炭夫視天下不以為潔視傾冠細故若恐汚其身也設使二子視辱其先祖理色關三木箠楚受辱者思將何如哉夫枏行汙名賤即死若九牛亡

一毛無所輕重於世然自忍恥湛溺苟活溷穢之中無
恤涓子伯夷之誚者竊惟私恨有所未圖報天地之大
義有所未經列如前所云云也昔越王句踐禦吳於檇
李戈其王闔廬殺之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曰夫
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虖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卒
敗越於夫椒嚮使夫差懷君父之讐卒有不諱則越無
會稽之恥大夫泄庸種蠡必不匍匐屈膝於嵐峪之間
其子女臣妾文馬珠玉珍寶之器必不陳於姑蘇之臺

闔廬之耻必不雪於九原之下楚子滅越椒也箴尹使齊反自拘於司敗楚人釋之曰存子文之祀若楚子忍於箴尹之禍若敖氏之鬼久矣其餒矣孟明視為秦伐晉再戰再北喪師百萬為晉俘虜逃之釁鼓之下可謂辱矣孟明以𣯶師禽將非勇也身死名蔑為天下笑非智也退而與秦伯圖策汧雍之間君臣合謀開關出兵東取王官及郊濟茅津封殽屍還伯西戎威震天下再敗之耻一皷而灑之使秦伯不悟過之可使以立功誅

孟明以見法孟明不蚤見主之不留罪引節以自裁夫孟明髮膚與人同骨肉非有異衆之飾徒偕草木比糞壤死矣安得彊秦之國功並五霸名與天壤俱哉夫柟抱不測之罪非有公輸墨翟之智陶朱猗頓之富孟嘗賓客鮮難脫死之捄也生產貿易孑無餘燼蔑父子兄弟之親寡妻孤女樓食畦蔬紡績之間柟恐就刑之後父母骸骨長棄暴露遠無收恤之主牧豎戲為蹋鞠牛羊礪之角獵夫鞭其朽過者泚顙睨視曰廬柟不肖抵

法使其親陳列天地如此可哀也夫柟誠無面目見先人地下俾夫差得專美於其前也竊又恐隊姓隕氏絶太公之後祖宗墳墓歲旹伏臘無一人陳菜羹奠酒漿者不得如楚子存若敖之祀也夫柟固有一死特以臧奴矯誣坐滅郤顯業廢事功口無食人之粟足無立人之朝一旦與螻螘同斃飲恨忍耻長跪遠謝於孟明視奈何不拊膺搥髀流涕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柟伏覩執事為治大名農易其業女不忘機杼南鄙郊墟之民父

老扶杖謳歌思化是名公之治也博物多識窮天地之文窸緻理之極是子產之智也忠信明斷民愛不忍詐無姦伏之心是仲由之義也夫執事被三盛德柟猶卧烈焰之中甘燋爛之禍不能極聲號嘑以速霖雨之澤智之所不足論也柟聞古之君子聽獄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詢有赦無殺柟雖不佞竊覬覦於君子矣夫先王觀風盡民情之變有奏獻賦詩之體柟不揆昧死述鄙俚隨書進聞維執事之採察焉柟頓首頓首

與陳一泉外翰書

柟聞往年執事受職走馬來濬縣時縣主尊重廉隅豪習高其才不輕與物接明日始乘轎郈見執事之任既數日始戒官僚從事屬輿禮進賀踰年柟或因執事春秋祭饗會食入公門於園墻窺視則縣主肅而入拱而出周旋委蛇賓主輕重之儀罔敢墜逸與前所聞者大異竊獨不知何為而然也既而濬士大夫有所存問於柟者私道執事盛德恭愛仁賢道隆而思謙行顯而體

備宏外而惠中有所叩則因為之鳴以盡其節溫乎如
玉縝乎如金萃乎如芙蓉澹乎如秋水泛於晴澄霽而
無所淆濁也曩昔縣主之所以盡禮於執事者謂非出
是乎哉曁柟詣御史臺對發內黃見執事往來每伏謁
道左執事忘其為囚以鞭揮之曰毋執事之聲音顏色
始得接見尤進乎圜墻之所窺識者而前士大夫所稱
譽果足以得其似也當是時有能脫去桎梏加我以冠
履法服令之得為人其體使能詘伸坐立其手足使能

持行其耳目使能視聽其禮貌使能揖遜退避其口使能道古今事變明仁義陳帝王之迹而無已也執事憑軒而聽之則必有可觀者今以刑僇之民為世擯斥雖欲自進已見逐於君子門墻矣桷又焉敢振金鐵亢明刑揚其惡臭塵觸於執事之庭哉雖然嘗聞聖人樂天而知命賢者守義以徇死智士不廢時以立功所謂樂天而知命者道德備於已險夷之來非我所致凡利害升沈通塞之故舉弗問焉則周公居東孔子

圍陳其人也所謂守義以徇死者不幸而禍變加我者或是與雖死以定分可也加我者或非是與雖死以順受亦可也然則奚死哉死於義則止爾若荀息之死節叔孫豹之守難彼誠深乎是也所謂不廢時以立功者畧小嫌以自汙藏器以待時而用其道於天下者也昔子犯負戈管仲囚檻而顯齊晉者非歟夫柄以育昧墮死刑誠見黜於周公孔子者若荀息叔孫豹則為其君引節令柄緣讎坐誣而罹之極刑即徇死

其所守者何義哉獨柟罪章所載一見釋於御史樊公再見疑於太守張公使有解倒懸者得没其齒終其愚則柟顧為伯臣執鞭夫豈無膚寸之功以謝天下哉今特因拘牢狴去冠飾而聯紲之其體非復能詘伸坐立其手足非復能持行其耳目非復能視聽其禮貌非復能揖遜退避其口非復能道古今事變明仁義陳帝王之跡假令執事致之堂陛賜之跪使出話言不過頹然一囚而已又安能決胷臆開口一辭為君子應對哉夫

柟淹獄數年心思轇轕每傳鐘鼓及獄卒喧呼謦報則便悸怖久之始能定日間與囚徒雜處或勉强一笑不過亂愁苦忘兒女思爾非有所謂樂然後笑者也使憂能傷人則吾豈可以延歲月不死哉比年來桎梏無晝夜或為文賦腹藁成則請於司圜氏觧刑而後書巳則復刑以故多鄙俗無足觀然猶不以為耻而獻之官府亦欲司命者知柟頗從事於斯免搒笞云爾夫虎豹惡獸君子忘其兇獗而寢之皮取其文也今柟兇獗異於

虎豹而有其文或者為君子之所寢邪謹録舊所為文五首賦二首雜體詩三十首託諸生錢子萬選李子應宿敬上執事倘忘其兕腐之質而寢其皮毛之文燭日月之光而賜之以不死之惠俾枘求上大夫所稱與親炙盛德而叩其鴻音則夫圜墻之所見内黄之所得者慌然而失矣枘父母五年不葬而二子一女死闔門茂絶無所統繼濬之士大夫固能言之今不敢贅唯執事垂察

上郝南峯吏部書

枏聞昔者荆軻入秦而白虹貫日白起滅趙師而太白食昴鄒衍繫燕王之肆而五月飛霜夫精誠變天地奸氣拂星辰此皆越等夷之幹造盛衰之變關命運之會殆非人人可與揆咎而取徵也夫德肖朝菌形類蟪蛄生如植槁梧亡若覆死灰然嚮靡延長頸極號嘷以求託化育之意弛負擔之憊夫誰有蹈赴湯火舉手投足拯死亡者哉枏聞荆楚連城之璧隋侯明月之珠於越

湛盧之劒屈産騶駼之乘此四者天下之至寶使出自齊秦吳楚大國必將狹重期之觀崇華厩以養之累踵曳跗購千金而視矣發跡於三家之市則人之躡景昂目而觀者纔百之二三何則語曰犀象無位出自驕貴蕢莩草履無然下伍積居襲之漸也今柟本蓬澤枯槁之士奕世編氓業不出丘壑綺縞不曳體粱肉不適唇繩樞瓦缶長大子孫閭巷不聞金玉之聲勲葉之貴擁貂貐乘魚軒揚眉濶論視猶土梗草苴斯亦士之至賤

者矣爾乃負固陋之質效矯世之志遐思遠舉立於百世之下以竊慕於千萬世之上詩書飾小愚禮樂誘言志依附處士乖忤權貴雕蟲綺篆於辭賦之間衒玉不售置吾家體用不適焉於是乎上不能伏嚴穴之側考泉石之跡以重明主之顧次不能發經射策効納忠信以拾取緋紫之榮下不能揆卜斷之計逐什一之利致富千金為宗族光寵夫然後張目而劒戟森企足而梁父峙市井都遂之中一陷穽網羅之設矣昔客有皷瑟

於齊王之門者能使鬼神上下縣竿不合則人將掩耳而不聽宋人資章甫適越雖端凝冕裘斷髮文身則人將駭碭頓走反目而不觀諺有之曰衆口鑠金重毀銷骨而栴負違俗之難抱獨任之釁挾撬壞而障江河則人有惜狗馬之斃痡狐狸之掩靡不愛栴一死者矣況夫潢汙瀆於鬼神鄭聲淫於師曠社櫟棄於匠石燕礫笑於周觀誇渚崖而東面視惡知其不長笑惡於大方也夫栴罪戾如此其大適遭傭奴之變而其家益無賴圖

致之死要取不訾之賄厚誣抵法之刑尚頼天地日月得自明稱貰一年乃復皇網掩其翮周綱繚其膚申索縶其足垣鼠不避齧其髪髭枏闠市廛之音商販歌嘆愈於鈞天之樂薄觧束縛稍置散地跔躅傴俯愈於帝庭之美出檻域寢苫塊愈於匡牀之安藜藿之飯晨至而晡進試以挺杖後食愈於紫駞之羮赭衣短褌不掩脛骭畧備燥濕愈於魯縞之繪吏至喜則屈膝怒則頭搶地雖太史公詬辱蠶室王嘉愓於法伍李固斃身箠

歃塗毒金鐵俛首垂涎噂天椎心而流之以血何以踰此栴聞蛟龍失雲雨則覂鱗波濤殯骨泥沙士嬰禍羅則毀身亡名折節狥死今栴形辱志降長謝洙泗則聖賢之逐客覧清聖之鑒則鵾鴬之餘肉何地而不可委虖而栴含垢忍耻延一夕之命苟活溷壤溺血之中不能蚤自裁決貽先祖之羞徼鄉里之惡者是非禍覬徼幸而利大於媮生耳竊懐蓄恨之積固有不瞑目之行故敢冒死上陳願執事憫裁聽察其至栴聞古人有言

曰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趨舍異也何則孝莫大於復讐統莫先於傳子士莫重於廣業昔者尚子行仁勇之事長驅赴難不能報伍奢之怨穆公屬國於宋殤搆戚黨之禍結怨諸侯不能定子馮之居子推汙世主之量高不賞之節燔炙介山不能樹管仲之功也故夫事涉過計於前駟馬不能追之於其後矧死生之際得失之大機枏固熟思而詳議之矣唯執事推心加聽焉曩者枏寘身圜土出歸謁先人於淇門

敝廬未幾而黄池之孽作黒山之賊舉扶垣破屋戕先人而火其室先母垂白髮號哭不逾時而逝者豈非悼痛先人不首牖之故哉夫栴孤立無兄弟夫稚甫九歳即亡次子三歳亦殀死寡妻孤女煢然在室族人攘利變易不測竊恐栢舟不可為誓陳人之勝或加於我廬處子矣栴聞墨翟棄室而說諸侯百里奚鬻秦而相甯戚飯牛以干桓公此三人者豈竊世主權利富貴取聲譽天下哉要之各乘時奮智行義達道樹勳業為不朽

爾夫枘自稱齒學章句長而被儒服誦法周公孔子之道思欲附會古人效駑鈍之姿蹇步鉛割麤有所建明於斯世也然瓦礫之材璞匠所棄制科之不收縉紳士大夫之弗齒中風狂癎觸聣憲之網弗出者三年矣柰何遽死而不急聲爓嘑於執事左右哉由是觀之舉子推之隘者則士不宏跡宋穆之謬者則統失緒持尚子之操者則狥近名孝不寬昔曹沫將魯不死三敗之辱于柯之盟則挾匕首劫桓公還魯之侵地以雪衂師之

恥今枏欲包曹沫之羞以反三子者之見而後伏斧鑕之刑尸槀街之觀欻然長逝少謝造物之私執事胡不少垂憐惜宏天下恢廓之量忘其出身之微越於世俗之惡拯秋水火雪淹滯之冤以成憤抑之志枏即白骨復生載覆盆而被日月之光者果誰之賜哉

與陳龍泉大理書

枏聞物有異類而同情者故釁牛觳觫猛虎負隅麋鹿走挺枏竊以為禽獸之性怵於死不過惡中傷血肉惜

毛羽骨角而外不知事夫人則不然特秀萬物善智慧
悅親戚交遊急耳目四肢之愛臨不諱之期陳取冠履
故物羅列諸兒女妻妾滿前執手喟唈語呫呫屬後事
視禽獸無所省而死者遠矣夫君子則不然任天下重
器身百世之規道誼未盡下見淆於閭里而上無王伯
之遇不幸遭變則含穢詬辱嚴周身之防以圖事末效
視夫人畧知省而死者亦遠矣今枘無君子之行而私
有志焉自愛於其死日者枘以傭奴故坐法御史樊公

察其誣而出之明年殷公按郡尋寘之死而枏父母在殯鄉不共天之冤絶宗祀之緒濶倫理隳民彞姓名不著無補益於世與盜賊同斃於法伍則枏安得不寒心酸鼻而死哉即死不過於二三禁吏之手與羣儽嗚嗚相悲咽而已又安得諸兒女妻妾滿前執手屬後事哉且犴獄幽虐之地一夫辜死則暴之數日始出落髪鬛變肌膚巨鼠如狼噉其面目甚則羣嘯抉腹嘬其腸胃脂膏相靡於垣墻之間是不得惜毛羽骨角如禽獸矣

今枏待死何以免於是竊聞禮君子決獄有赦重附輕之義思枏骨肉無見笑於牛虎麇鹿則執事之賜焉唯留意幸察

上吳少槐吏部書

楚頃襄王好畋獵獒𤢻御人脛州侯夏侯請從磔獒楚王曰已卒飼之虞人之𩞄莊辛見楚王曰臣聞大王獵獒𤢻御人脛也有之乎王曰有之曰王之獒孰與於王之御人王曰御人貴夫王不賜之磔也已甚矣而復予

之籲此王率獸食人也楚王曰先生之言誇寡人奉先王社稷雖不肖豈敢比於率獸而食人曰者獒將享寡人已令處獒深宫深宫不逢不若誑𡰪之厲不敢為妖祥此獒之桃塗者也它日獒在朝暴客邪佞之徒不至持戟宿衛之士日事高寢此獒之春阿犀甲堅城方池者也又它日獒出郢趋黔中過夏州還獵蒼梧之野軼熊虎貙豹裂腦血鮮于巖谷之間窮軀彊幹之獸走東齊青丘境上此獒之溪𥐨盧矰繳欒銛陷穽之利也夫獒

備三能寡人弗恤從貴人之請是磔三能也寡人何靳於虞人之龥莊辛曰善王之已也存契三能夫柟虆僕人之脛讐家因矯殺之厚誣之死執政不肯深原論曰抵罪此契之將磔也甚矣夫負死罪待磔誠不足惜竊悲夫先人暴露二子就亡盧氏之鬼將乞食於誰之原乎執事誠已柟死編名司里保副之間讐服犯教之民如驅豺狼柟且為鄉里桃塗契矣若不獲命願賜徙配遠放焉處都會監門持戟禁呵國之姦細柟殆亦為要

路泰阿犀甲堅城方池㢡矣抑亦徼惠太公之世得賜流竄荒裔乎抗旌西夏還戍漁陽礪劍飲馬長城之窟使白狼元菟間不復煩朝廷宵旰枏將亦為國之瀦盧矰繳藥銛陷穽之利㢡矣夫執事憫枏一死聽命以圖事三效此豈獨楚㢡被顯惠蒙福澤於頃襄王哉

上張鷟山侍御書

枏繫獄刑罪深重蹈不測之誅忘日月晦朔之變形貌銷鑠伏棘垣而待鈇鑕者於兹七年矣然猶不揣輒上

書當道自明以求幸納於速化之域是非獨愛狗馬之命故為是諜諜爾誠以事實極枉議者因緣文致不肯平反即枏生不能辨一日陳屍東市飽鴟鴞豕犬肉滓既化則枏又安得以浮游魂氣往來於王公大夫之前開口一雪其冤乎由是進退無據慌汗號呼於鼎鑊之間以畢其餘悃而敬聞命於下執事枏聞傳稱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爾夫瞽瞍天子之父而臯陶執之為能用法焉設使匹夫匹婦罹

無妄之刑事可議也情可疑也獻讞之辭不能持其平也則臯陶將惕然弗安若已推而納諸溝中申其誣弛其刑不正其辭不已也然則臯陶何心哉毋亦曰法者受之天者也士師者奉天之法以佐天子者也吾執法能無天子之父而不能恤匹夫匹婦之冤敬於大慢於細褻天之法士師之罪為有大焉爾故其言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則臯陶而已矣枘為雇工人張杲本家圖死縣官以私怨寘之

大辟曁枏奏辯下大名張公勘問仍作雇工今大理駁章曰張杲之死似非一人一手所能致恤刑覆勘曰本犯執稱毆死張杲係雇工偷麥堅不輸服是誠其事可議焉矣情可疑焉矣獻讞之辭不能持其平焉矣設使皐陶見而䝉之將執其法而遽殺之歟抑亦申其誣弛其刑正其辭而原之歟不然何皐陶嚮昔施於匹夫匹婦者今獨薄之於枏是豈士師有二法乎哉或詰之曰子言誠似矣然予文案連抱窮年之獄孰肯忘上下之

嫌子立以救子哉枏曰不然獄文誠無所疑在所不宜開苟有所疑雖百世之下猶或非之況乎數年之事是非之公尚可問之三代直道之民也邪昔者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斷以大逆孔季彥救之而免南康因法不當决監司欲誅之周茂叔擲板於地將棄官歸而卒全其人是二公者浩然之氣直塞天地故於今不衰焉邇年廵按胡公按郡諸公救枏曰寃胡公曰此卒不可殺以待來年察院爾枏愚雖不見明然

感天地覆載之恩者未嘗不耿耿於懷也何獨私念孔季彥周茂叔云執事盛德遺愛流布魏郡南鄙之民被煦臨者仰如天日柟固竊處闤墻恒切衷私孤子之望父慈女之慕母不啻過也緣執事在古皐陶之位故柟得以皐陶之說進輒復忘其臭穢敢獻俚辭文四篇雜體詩四十七首畧抒衷唯執事垂察幸甚幸甚

與耿忠菴進士書

孟冬十六日臺人其來揖司閫氏曰汝為我語盧柟屬

者進士耿公過濬詉訪而寃狀曲垂愍痛諸所云要旨謂斯世縉紳元老諸公憐而狗馬文辭早晚消息得原報柟愚聞此伏地叩頭泣血下曰柟不肖弗遵師訓蹈履乖妄鬼神恫怒横被譴厲疾首圜門抱不測之誅為名教所不齒者於兹八年今耿公乘驛傳未遑稅鞅遽賜問一因抑不知柟以何因縁得見幸如此然柟知有所感矣請敬陳之夫天地萬物交錯水火相薄精氣感通象類流動各以名應故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樂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感通固神化之能妙用符契之機也獨無觀於會稽之山夏后氏之穴焉爾乎巃硿崯岈寥乎其深虛也不知夫地氣至則洩靈祲出雲霧變化虬蟉盤旋如車葢旗幟畫幻怪於山谷之間嚮之靜淵者轉而制然軼蕩也夫夏后氏之穴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豐山有九鐘焉邈緜曠漠偶乎其塊獨也不知夫霜降氣凝轟闐雷觸天然自鳴於大荒之野朝遊乎瓦礫夕諧音乎玉磬轉移之間比於

師曠之耳夫豐山之鐘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沙丘有鳦鳥焉秋深蟄籥口向宿不知春社既臨儵然竄翮罘罳入華屋少出於珍竒花木之間泠然而乘清風飄揺乎太清雖有磻盧矰繳之施弋人將弗加乎其上矣夫沙丘鳦鳥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燕臣鄒衍緤頸縶獄頽乎其刀鋸之骴鼎鑊之截也不知夫昭王感吁霜之事按劔觧顔尊為上客卒之推運五徳談天地四海九州之藴吹陰谷之律使五穀蘩殖夜為虜晝為賔夫燕臣

鄒衍其感之最著然尚違遠而難言也因是知今日之事柟嘗受誣大辟伏金索貫三木與盜賊妃伍惘乎自分為天下大僇也不知夫耿公方受命南還揭旌黎侯之國而威馳乎燕趙之外觸臭類存究僇令柟違去塗炭存先祖祀畢少壯之志雪一劍之耻然後仆質横分以身首謝士夫即柟瞑目而耿公之德已塞乎天壤矣夫柟因居九幽之地有内死之心無外望圖生之意臺人云云盍耿公感之以天也而僕長跪遠謝動之以人

也夫積誠弗竭則著之言辭言辭之不足則攄之以為文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謹以荒疏并舊作四賦十册敬上伏唯高明埀覽焉柟頓首頓首

上晁春陵内翰書

前五月内節判馮公來署濬事之三日臨獄閲囚出明公所示手書文采巨麗懇惻過甚皎乎如春陽溫乎如挾纊既枯之骨勃然復興此誠造化生育萬物之私非世俗偶然一得之效也柟愚不勝惓恨伏念五六日抵

於旬月精爽淪喪慌悅如失東望稽顙渺無涯涘竊唯

載古在昔賢豪之士顯於側陋若侯生見顧於夷門馮

諼蒙任於薛邸毛遂脫穎於趙庭薛公納眷於旅次是

皆感會風雲遭際世運適見龍之時而受知於大人者

也繼茲以往世道交喪玄纁蒼璧之儀加於世胄丹書

赤訓之章不出侯門陳平之巷絶長者之車韓康之廬

乏束帛之戔過此而言取士於管庫魚鹽之間者吾未

之見也矧夫弗潔之囚三木囊頭長錮犴獄者哉夫虎

豹之皮人取其文而或畏其兕犀象之骨人愛其材而或惡其譏是非虎豹之罪皮與骨固足以厚人之疑也柟以傭奴故致晉師三豕之疑涉樂正夔一足之誤陷法象之地備搒楚之辱殫周勃之金嘔條侯之血蟣蝨生於肘腋胼垢長於肌膚縣衣如鶉結髮如繭節屆暮秋獄草委歇仰視鴻鴈噰噰南翔思欲振羲和之轡頓大龍之首折若華於陽渚躡倒景於崦嵫天路永遐喟言莫昇神往形留我勞如何昔嵇康以忤權而臨刑蔡

邑以浩嘆而當僇陸機以膺譖而致命禰衡以抗俗而膏鉞此數君子者功成行著生則縣名於霄漢死則垂芳於竹帛長逝瞑目夫復何恨哉若枏讀書幾三十年吻光於禮樂之域獵芳於詞翰之林上不能效鴑蹇之力於當代下不能立清修之譽於鄉閭徒以曾參殺人之謬與盜跖聯頸而死嗟乎人生至此能不悲哉顧念形影實知究纖枏竊自分當為世所棄又安敢蓄不訾之懷望大君子收恤明公道塞二儀光照四海奎壁之

章格於上下鸞龍之文奮乎遠邇將使徐陳奉轡應劉扶轂屈原擁篲於前子雲擔簦於後此足以徵明公天挺之聰顯昭代人文之盛矣今上注意翰藻明公制作實回聖眷雖漢儒白虎石渠之遇蔑以踰此夫盛德顯位巍巍如彼令聞廣譽赫赫如此然猶投人夜光徼福囚虜慰宼魂於梧丘解貳負於石室埀太息於幽垣示昭曠於天下孟嘗平原信陵諸君號稱下士未易幾此柟感恩無地敬敷委曲臨紙抆涕痛深心骨唯不惜帷

葢終惠犬馬葢幸

與孟龍川書

龍川執事莊周稱膏以明自銷漆以用而割樗櫟之材以癰瘇不適用而壽竊嘗笑此語為不關世故墮四體偶槁木土石能言誤斯世而巳及觀夏商末主殺龍逢囚箕子剖王子比干彼三賢者視死如往明惟恐其不銷也用惟恐其不割也未嘗假以癰腫不適用而壽則信乎周言果為過論也夫龍逢箕子王子比干樂然而

死者其道誠有所重故生而有不用爾曩使苟於殺身無關綱常倫理之道此與匹夫匹婦自縊於溝壑同彼三賢者尚肯銷其明割其用潰其癰瘇徒適用而弗壽邪然則周之言或有可取歟今有人薦高第職在司諫或監察御史給事中官犯顏直諫膏身鈇鉞與龍逢箕子王子比干遊則亦何恨於死也若乃讀書行道身未荷人之祿手無析人之圭徒以讐者文致矯誣御究抑負明刑與一切盜賊奸宄無賴之徒同斃抑安得不有

感於莊周云僕繫獄事本末執事悉備而我盧氏在濬世世業農無公卿朝士大夫顯貴故僕得罪後無一人肯援手者而僕亦不敢出私怨言分定故也假若趙盾受械狐偃當僇柳下惠城旦子臧季札充匠作子産季良叔孫豹石碏擬流竄有力者坐笑而觀之彼數君子者能無怨乎哉夫其怨者戚之也不怨者疏之也戚之故民無所不致其愛也疏之故怨而有所不屑也奚若是分定故而已矣今世大人君子有能興哀於不報之

地僕得末減遠徙邊塞汚沙漠血刃死為國殤雖未能從龍逢箕子王子比干遊比之徒死圜墻無分毫効力當代者不亦遠乎哉私念至是前莊周所謂愛其明惜其用守癰瘇無用而竊壽者僕誠無取焉執事以為何如屬者聞執事於王四府耿進士前極稱僕見誣狀又出所作四賦塵上此造化生物之妙也銘刻銘刻持奉滕王閣圖乃正德間山東馬生手所摹者尤工緻其畫額記中語率僕寓言執事一一詳之始見不知其肯為

僕一雪涕否也令器朔平華平俱才識高邁恨不能相見語唯執事善教不枉其材幸甚

與王鳳洲郎中書

枏負質犬馬不能操執有所自立中風狂走傾跌谿險釁沴所積卒與禍會往年謝逸人四溟狀枏寃誣明公哀其佪愚為枏白請上官蠲出垂死之齒既又為之詩以誌喜音節愷亮寄情悽惋真可以借金石感鬼神令人讀之嘔噎心腎流涕垂血無已也枏承此北嚮叩頭

不勝怳恨竊謂栟刑僇小人未嘗接侍大君子顔範而荷眷如此獨以往時犴狴森密無由裁報中心慉熱忽忽彌年今始脫刑網伏跡茅茨將飾固陋之愚欵則辭蹇而瀆聽鉗口是尚甚非仰答鴻鈞播物之義故敢畧陳微悃唯高明採察栟家世農畝無王侯卿相之貴勢氣焰薰灼之勢繩樞瓦缶長大子孫獨栟顓蒙厠諸生講席會不能以此時對揚三策上輔明主又不能資藉夙儒鑒視已之毫髮恣睢傲物獲罪上下斯已自分投

跡豺虎矣庚子歲傭奴狗盜本家排塌巖墻撲死時賢不察寘枏極刑囊首鉗足因鞠幽室惡吏好貨搒楚毒至吞聲飲血苟活於溺溷之中者十二年焉夫枏始之以嫚敬之罪繼之以殞軀之禍濬之父兄信雖仁賢見枏如是固已視為螻螘之肉而枏豈望全其首領復拜祖宗之墳墓乎明府小峯陸公涖政之初篤察究抑為枏平反窮辭極力於臺憲之際然後氛霧再廓天日迭見嗟乎時既逝矣魄既澌矣忽焉來復此何世矣所恨

二親並暴二子同喪終天永訣弗克臨葬出獄之日託跡閭閻偃仰穴繆傍徨四壁臨日顧影悄然傷魂煢煢之思勞積曷已昔楊子幼既貶斥謂小人全軀悅以忘罪彼特以荒淫自娛良未極夫此爾歲凶濬邑猶甚柟妻女八口親舂糠糢拾皃茈草根以供煑炊夫數理所不能過者雖大聖亦不克免仲尼天縱至其變也戹於陳蔡矧柟胔骴之末夫復何所云竊又恬於利勢每讀烏倮猗頓傳見其賤市貴販逐倍萬之利輒汗流被面

貴人之門恥為曳裾蓬笥煙囪舉目言笑非唯世之喪枏枏以喪世矣縉紳先生見枏如是哀其窮時時存恤而枏亦逡巡惶惑不敢出見諺曰焚其齒曳其尾伊誰之耻斯枏之謂也抑予又將何所怨懟枏鄙纖誼不敢以此言進者仰惟明公嘗出枏水火負戴之私切於夢寐其處已行事恒若懍越惟恐不能奉承德意以傷公知人之明惓惓之衷冒死上聞外録所作文賦詩共三卷隨楮呈覽乞吒入裁教幸甚幸甚

與申洹野書

伯樂適燕燕王請見曰燕雖小固冀北天下之馬數也寡人有馬願先生相之伯樂曰喏燕王召圉人捽上乘以見馬肥而茁潤黄金白璧之光流於月題伯樂曰奴馬飾之爾明日捽中乘以見靡鞭筴絶兩銜介睨騰躍而趫譎左右也伯樂曰骭馬不可御爾又明日捽下乘以見滲溺膠其腹菽汁液其髮骨象崚嶒進之如有疑也退之如有思也俛而噴仰而鳴若有所言而不能也

伯樂改容變色一舉而三失走見王曰臣相馬三日一不中法今見王之下乘夫下乘固天下馬也而王斥之外𢈔毋乃枯之皮毛而不能索馬於牝牡玄黄之外乎燕王曰謹謝客寡人弗識也夫今天下之士華言善服者居上乘奔利據要者居中乘言衷行成上儆君相之遇下見困於草萛泥塗見惡於鄉里者居下乘足下於貧賤之士則延之於閣賓為上客賜之坐及之話言足下胡不枯之皮毛獨能索士於下乘哉子相士之伯樂

矣

再上李東崗書

栴聞魯使人於宋踰梁父之險捫纎葛陟鴻崖俄而力屈絶投墜大壑中三年餓茹松栢之葉而渴飲霜露吸夜氣風雨之所激射虬蛇之所吮齧山精魑魅之所揉捽艱苦殊狀其瀕於死者數四矣然其人極聲號嘑求捄於逺旅往來者然皆聞之去而弗顧也間有顧者不過攀危木踐滑苔側身俯首矉視嘿然駭慄輒引去不

揀然卒未知其人死與否也明年魯人伐宋攻其城公輸子載修具轒轀器械往過之而其人猶存活力疾噂之不已公輸子垂長綆千仞下飛櫓雲梯以致之其不及崖畔而康居者尋常尺寸之間爾然繳纆中絕愈葢墮其人幾死夫然後知命之窮極理數之末至終自恚憤至死而無所仰矣栟櫚昔不遵師訓陋寡聞道瞑行徑趨傾跌殞仆沉居圜墻之中食惡糗糒飲蜇毒之水金鐵鉗其脛蝨蚤蠹其膚宛厲號嗥之鬼振於夢寐震

嗥哭而望救於世者於兹五年矣然亦有聞之弗顧者有顧之嘿然駭慄引去者竟未見其能披髮纓冠而往捄之者也往年執事自諫垣臨治大名柟竊私心喜之曰李公位隆德盛道光而化普行獨而思淵浩然之氣塞虖天地執造化之契而施再育之恩者此其人矣於是仰首長鳴極其聲而號嘑之時御史胡公行郡執事慨然與張公吳公明其寃而抗捄之葢力雖公輸之救魯使不過若是恩也向使胡公少有察篤天隱之意出

柟幽谷隮之崖畔以抒執事一夫不獲之憂抑亦何損

於政而乃𩙿柟淵𥨊踣躓㒓年雖輿哀望至竊恐公輸

厭聞而長往弗顧令柟陳屍坑谷喂野鼠鴟鴞宗祀滅

絶妻妾改醮則先人之柩誰能泚顙睨視覆以一抔之

土哉夫柟罪文始末執事已悉今不敢贅但張杲實柟

傭人彼家排墻撲死遍體傷痕夫豈柟一人一手所致

佐見俱悉笱訊及之其情立見矣今刑部駁章覆勘坐

此齟齬乃張公復令濬縣勘問夫積獄既久若使下官

奉承刑部風旨羅織成獄是猶重關金墉而固之以鍵又安知死所哉伏唯執事闡公輸之仁哀墜壑之難接之長綆飛櫓雲梯以慰栴極聲喤嘷之望庶使墜者不死葬二親之柩全妻妾之節長育胤嗣以成我執事興滅繼絶之惠栴少長一日畢盡志願執事所賜豈有涯涘哉

蟣蠓集卷一